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社会民情编

第二十卷 (20—20)

社会民情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北京

目 录

第二十卷

(一) 旧 俗 民 情

- 清末社会生活杂忆 张 飏(1)
 香港遗老、绅商的婚丧旧俗 陈 谦(6)
 解放前桐城旧婚姻礼俗 张仁寿(21)
 袁世凯葬母 李相宾(28)
 清末民初的县衙门 张 飏(31)
 绍兴师爷的兴起和
 没落 朱仲华 陈觉民(35)
 我的保镖生活 李尧臣(40)
 镖局与镖客 鹿建堂(48)
 东安市场旧闻漫拾 张子华等(55)
 银川话旧 索 元(60)
 沈阳的“杂巴地” 刘洪儒(63)
 缠足记 尚玉兰(69)
 走江湖的形形色色 李熬厚(71)
 广州几种光怪陆离的行当 李松庵(80)
 包头流氓低层社会的
 “梁山” 刘映元(93)
 旧天津的混混儿 李熬厚(99)
 旧社会拐卖人口的见闻 白恩育(110)
 算卦相面的骗术 胡道生(114)
 扶乩 高 坦(119)
 旧北京的乞丐 唐友诗(124)
 花子及花子院 王官琪(128)
 老河口的乞丐组织 郑源川(132)
 民国时期兰州的乞丐 范宝湘(135)
 衡阳的丐帮 周 沛(139)

- 1938 年旅居海口见闻录 梁鸿志(142)
 游台日记 张素戎(151)

(二) 大 案

- 记我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
 冤狱 杨 濬(164)
 谈杨乃武与刘锡彤的仇恨 何桐森(176)
 杨三姐告状之真相 肖 波(177)
 轰动津门的“双烈女”案 周宝华(180)
 临城大劫车案 万伯龙 方椒伯(182)
 20 年代轰动上海的一起绑
 票案 俞钟骆(196)
 我被绑架的实况 魏廷荣(202)
 东陵盗宝案始末 于善浦(206)
 为报生父仇 手刃孙传芳 施剑翘(211)
 汪精卫被刺案侦破经过 吴幼元(217)
 我作燕子李三辩护律师的
 回忆 蔡 礼(222)
 夜盗珍妃墓 陈宝霖(225)
 韩士貽伏法记 谷和邦(235)
 记邵阳永和金号惨案 徐君虎(241)
 汉口“双钉血案” 樊 明(248)
 汉口景明大楼事件真相 徐怒宇(253)

(三) 帮 会

- 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黄振世(257)
 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 程锡文(271)
 蒋介石拜师黄金荣内幕 黄振世(285)
 关于杜月笙 范绍增(287)
 杜门话旧 黄国栋(313)
 张啸林的一生 朱剑良 许维之(323)

上海三大亨的勾结和斗争……石君(326)
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帮会

人物……薛明华(330)
天津青帮见闻

杂记……周恩玉 刘炎臣(341)
洪门在浙江……蒋成吉(348)

我所知道的江西洪江会……周寒僧(360)
广东洪门忠义会始末……何崇校(366)

洪帮“寨主”
杨庆山……萧志华 高若冰(384)

四川袍哥……王大煜(392)
公子袍哥石孝先……王云凡(405)

昔日蓉城的四大“歪人”……康兆奎(414)
集军匪袍特为一身的

冷开泰……熊倬云(424)
旧北京的理门……张国禄(435)

“江相派”——一个迷信诈骗
集团……于斌(445)

一贯道的罪恶内幕……管道徒(457)
我所知道的“万国道德会”……毕玉洲(465)

福建同善社略述……徐葆庆等(472)

(四) 枪 会

我所接触过的豫北枪会……王振民(478)
洛阳地区红枪会的兴起与

消灭……柴化周(481)
红枪会活动忆述……孟志昊(488)

豫北天门会及其首领韩
裕明……杜大中(496)

冀南天门会的兴衰……金度(506)
大名红枪会活动纪实……荣修德(512)

(五) 慈善事业

宋庆龄和国民伤兵医院……杨小佛(516)
我与中国福利会……耿丽淑(518)

朱庆澜先生赈灾纪实……陶嘉卿(525)
段绳武先生的理想和

事业……屈卓吾等(531)

我所知道的旅平河南賑

灾会……王仲成(535)
香港东华三院见闻杂录……存实(538)

抗战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赵补初(552)

(六) 烟 毒

旧社会吸毒、贩毒琐记……张文物(560)
旧北京的烟害……陶广仁(564)

贵州烟毒流行
情况……谢振梅 孟慰苍(569)

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伍致高(579)
忆四川烟祸……谢藻生(586)

川江烟毒走私见闻……陈锦帆(598)
经营“特业”五年纪略……曹俊臣(609)

新桂系与鸦片烟……黄绍竑(618)
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赵舜琴(621)

旧上海的烟毒……平耀亚(628)
抗战前上海的鸦片业概述……高洪兴(633)

蒋介石的啡啡工厂……彭善后(639)
伪满贩卖和吸食鸦片烟

见闻……张春园(642)
日伪在热河制造的烟害……田果如(645)

蒋介石禁烟的内幕……萧觉天(650)
抗战后的上海禁烟……刘光清(659)

我主办的广西“禁烟”……陈雄(663)
马鸿逵的“禁烟”……赵晋熙(668)

解放前新疆禁烟情况……刘德贺(674)
日伪武汉戒烟局黑幕

种种……夏国尧 黄少吟(677)

(七) 赌 博

清末广东的“闹姓”赌博……商衍基(681)
旧北京的赌博……王子威(686)

旧上海的赌博……平耀亚(692)
西园赌场纪实……姜梦麟(697)

“181号”大赌场内幕……秋翁(700)
旧上海的打花会……吴祖德(702)

花会赌博种种……李汉冲(706)

出会的内幕……………李士平(712)

(八) 娼 妓

旧北京妓院黑幕……………阿 尚(715)

《赛金花本事》和赛金花……………商鸿逵(720)

回忆赛金花答德国记者问……………尹润生(724)

旧社会都市妓院见闻……………王 白(725)

旧上海的娼妓……………平襟亚(731)

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刘国兴(738)

旧广州尼庵黑幕……………沈祥龙(745)

话说桂林特寨里……………谢凤年(754)

旧社会梧州“盲妹”的

苦难……………欧三妹等(760)

旧重庆的娼妓和解放初

禁娼记……………孙 曙(764)

旧宜昌的乐户

娼寮……………黄柏村 屈能伸(771)

旧长沙娼妓之

兴废……………谭文俊 渔 叟(778)

旧安庆的明娼暗妓……………徐锦文(782)

古汴娼妓血泪录……………陈雨门(787)

恨忆当年……………康素珍(796)

旧沈阳的妓院和妓女……………祝 璋(805)

旧兰州妓院概况及取缔

经过……………田云山 段明仁(808)

(九) 匪 情

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

及其结局……………宁 武(816)

辽西巨匪杜立三……………王寿山(823)

张学良怒铡老占东……………李春科(832)

土匪生活目睹记……………崔右任(836)

热河匪祸……………王振兴 邓一民(843)

山东巨匪刘黑七……………费正文(858)

章丘旧军孟家遭匪记……………韩 炬(875)

鲁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匪祸……………时 麟(879)

兵匪横行祸豫西……………王凌云(883)

匪窟百日记……………张义三(891)

驰名豫西的张寡妇……………王瘦梅(898)

“老洋人”——张庆……………苏 辽(903)

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

上匪……………朱国南(910)

三百冤魂……………邓安新(923)

湘西巨匪姚大榜……………杨长光(926)

匪首曹麻皮……………曹金水等(932)

巢湖土匪始末……………凌厚全(935)

川陕边境的山大王——

王三春……………王永清(938)

广汉“匪世界”……………侯少墟(942)

我罪恶的土匪生活……………善 成(952)

云南土匪……………曾瑞鹤(959)

恶匪张结巴……………马 锦(964)

记浙闽海匪……………陈予滨 苏宰衡(976)

珠江三角洲的绿林和

“大天二”……………李朗如 陆 满(979)

出会的内幕……………李士平(712)

(八) 娼 妓

旧北京妓院黑幕……………阿 尚(715)

《赛金花本事》和赛金花……………商鸿逵(720)

回忆赛金花答德国记者问……………尹润生(724)

旧社会都市妓院见闻……………王 白(725)

旧上海的娼妓……………平襟亚(731)

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刘国兴(738)

旧广州尼庵黑幕……………沈祥龙(745)

话说桂林特寨里……………谢凤年(754)

旧社会梧州“盲妹”的

苦难……………欧三妹等(760)

旧重庆的娼妓和解放初

禁娼记……………孙 曙(764)

旧宜昌的乐户

娼寮……………黄柏村 屈能伸(771)

旧长沙娼妓之

兴废……………谭文俊 渔 叟(778)

旧安庆的明娼暗妓……………徐锦文(782)

古汴娼妓血泪录……………陈雨门(787)

恨忆当年……………康素珍(796)

旧沈阳的妓院和妓女……………祝 璋(805)

旧兰州妓院概况及取締

经过……………田云山 段明仁(808)

(九) 匪 情

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

及其结局……………宁 武(816)

辽西巨匪杜立三……………王寿山(823)

张学良怒铡老占东……………李春科(832)

土匪生活目睹记……………崔右任(836)

热河匪祸……………王振兴 邓一民(843)

山东巨匪刘黑七……………费正文(858)

章丘旧军孟家遭匪记……………韩 炬(875)

鲁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匪祸……………时 麟(879)

兵匪横行祸豫西……………王凌云(883)

匪窟百日记……………张义三(891)

驰名豫西的张寡妇……………王瘦梅(898)

“老洋人”——张庆……………苏 辽(903)

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

上匪……………朱国南(910)

三百冤魂……………邓安新(923)

湘西巨匪姚大榜……………杨长光(926)

匪首曹麻皮……………曹金水等(932)

巢湖土匪始末……………凌厚全(935)

川陕边境的山大王——

王三春……………王永清(938)

广汉“匪世界”……………侯少墟(942)

我罪恶的土匪生活……………善 成(952)

云南土匪……………曾瑞鹤(959)

恶匪张结巴……………马 锦(964)

记浙闽海匪……………陈予滨 苏宰衡(976)

珠江三角洲的绿林和

“大天二”……………李朗如 陆 满(979)

(一) 旧俗民情

清末社会生活杂忆

张 钊

一、赛 会

赛会(庙会)是在各大庙每年一次大香火的日子以敬神为名举行的集会,集会上有各种社火玩意儿和戏剧演唱,一些人趁机会作较大的买卖。清末,豫西各县赛会风气极盛,其影响范围大小不同,有的达附近数十里或百里,有的达数百里,甚至外省的商人都来赶会,如禹县的庙会。会的规模越大,时间也越长,一般为两三天,长的五六天,若禹县的药材会则可持续一个多月。会上的商品买卖,大多为农业生产工具,其次是百货和附近的土特产品,另外就是本地卖各种饮食的。会期内,除了各处烧香的人进庙拜神烧香外,还有各处各村所办的社火在街上表演游行;庙外会场上摆列各种商品作交易;在附近适当地点搭台唱戏,有唱对台以至三台者;还有说书的,拉洋片的,打拳卖艺的,跑马卖解的,耍猴的,卖草药的,治牙拔牙的,点治脸部斑痣的,相面算卦的,讲书劝善的;晚间则有耍龙灯、耍狮子、走高跷、跑旱船的。这种一年一度的热闹场合,乡下人很感兴趣,会期男女老幼都要赶这个热闹。由于会上人多、钱多、货物多,伴随着便也出现摆赌的、偷窃的和要钱讨饭的。摆赌的大都是地方上有势力的地痞流氓或有辈山的赌棍,主要是赌押宝和掷骰子,赌的时间由下午开始,延续到夜间。小偷扒手在会上的活动虽然花样繁多,但他们总有一个秘密的总头,外地新来的小偷扒手得向当地的头儿报到挂号,否则他们的偷窃活动会受到破坏和揭发。会上要钱讨饭的乞丐也是有组织有头的。由于会上人多、钱多、坏事也多,县衙门总派有班头带着差役会同乡约地保负责维持秩序之责,这些班头差役对摆赌的头儿、偷窃的头儿和乞丐头儿都必须预先弄清楚,以便出了较大事件(如输家、被盜者有较大势力必须追究时),就找这些头儿追究了事。规模比较大的庙会,巡防营还派队到场弹压。从各种买卖行业和赌摊上;巡防营、差役和乡约地保照例都可得到不少好处。

总之,赛会是以敬神祈福为号召,而达到物资交流和群众娱乐之目的。因之多在春秋两季举行,因春季正需要购置农具,而秋季则秋收已毕,农产品、土特产品正需出售也。

我家乡新安铁门举行的赛会是在阴历二月初二日,敬的是龙王庙的龙王,共五个龙王,其塑像按五行分为青、黄、赤、白、黑五色,敬此神目的为防涝求雨和保佑五谷丰收。我幼时每年必赶此会,兴趣最浓,印象最深,兹叙述其实况,以概其余各会的一般情况。

每次赛会有一神头(会头),事前负责筹备一切,神头由附近五村五社的绅士轮流担任。

神头在会前几个月就买羊一只，亲自喂养刷洗，表示对神虔敬恭，这只羊就是赛会时作饮羊用的。

会期前一日，各村办社火的群众在神头的领导下，到庙中将五个龙王偶像（木刻的神像，专为赛会抬着游行的，坐于精制的木制神龛内；庙中另有较大的固定塑像）迎至窑头村（铁门东北二三里）。会日一早，各村社火、执事、锣鼓、细乐等齐集窑头村。准备妥当后，约于上午8时启驾向铁门穿街西行。最前一人手执三角小旗指挥一切，后随者为门旗一对，门旗下有开道大锣一对，长号两对，铁炮两对。指挥者每一举手，则炮声四响，长号双鸣，铜锣齐敲。接着便是各色绣花彩旗，如飞龙旗、飞虎旗、飞凤旗、飞豹旗、风云旗、雷雨旗、七星旗、八卦旗之类，还有四方旗、三尖旗、清道旗。再接着是“肃静”、“回避”牌以及金瓜、钺斧、朝天钺等各种执事；接着就是大鼓、大铙、大钹、大镲等大型打击乐器。乐器之后有狮子一对，领狮子人手执绣球，居中指指挥，左右执枪刀棍棒者数十人，挥舞助威。狮子随走随跳，遇人多处应观众要求则鼓铙齐鸣，狮子跳出各种名堂。赛会队伍的中间就是依次抬着的五个龙王神龛，值年的龙王（五个龙王轮流值年）抬抬在其余四个神龛之后。每个神龛之前都有旗数十面迎风招展，随后是一面高有三丈的大龛旗，大龛旗后一人控一马随行，这算为神准备的坐骑。这些小旗、大龛旗、马及马的鞍辔辔头和控马人服饰的颜色，均与其后神像颜色一样，这样五色不杂，极为好看。五龙王神龛之后为各种细乐，管音弦声婉转悦耳。各村士绅拥着神头和饮羊随细乐前进，神头十字披红，饮羊亦满身佩彩。后为高跷（亦叫柳木腿），戏装打扮，且行且唱且演。最后为各种高台（也叫抬阁），数人抬之而行，台上皆以铁棍撑架，外饰纸彩，架上站立各种戏剧角色或各种姿态的神童仙女，皆真人，粉装华衣，摇曳多姿。高台上铁架构造十分巧妙，如孙悟空肩上的金箍棒头上站着红孩儿，《洞宾戏牡丹》戏中的牡丹站在吕洞宾拂尘把上。骤然看来很觉奇妙，其实都是铁架构造的巧，金箍棒和拂尘把都是铁架的一部分。这种玩意儿有些地方叫“信子”。

赛会的队伍中午时分到达龙王庙，经东辕门到大殿前请神下马。神头和饮羊及众士绅肃然进入大殿敬神行礼，先行香，次献酒献帛献饮羊，三跪九叩首，仪式隆重。是时也，钟磬齐鸣，鼓乐喧天，香烟缭绕，鞭炮怒放，煞是热闹。

在敬神过程中，最不好办的为献饮羊这一仪节。因献饮羊时，令羊站立神案前，若羊自动抖擻一下，这便认为心诚神灵，众皆欢喜；若是羊站立不动或奔撞跳叫，则众责神头之心不虔诚，对神不敬，认为他一定在暗中犯过什么罪过，责令神头向神当众坦白罪过。这时神头真是诚惶诚恐，甚至汗流浹背，跪在神前自报自己暗中的罪过，如平时暗中咒人骂人，欺骗乡邻，不孝父母，贪财爱色以及其他一切损人利己不可告人的事情，都须一一实说，求神原宥。有时跪祷一二小时而羊仍不抖擻时，则又反省平日对羊的喂养洗刷有不尽心或心存轻慢之过；陪跪的社众也一齐向神代为恳求原宥，同时神头甚至急得向神连叩响头求饶。当此也时，锣鼓齐敲于大殿之外，群众拥满庙院，七言八语，齐责神头之非，神头之威信名誉乃扫地无余。

当神头和士绅们在大殿敬神献礼时，外边的社众经西辕门走向街北旷野演习阵势。五个大龛旗按青在东、赤在南、白在西、黑在北、黄在中央的互方位置树立，门旗各立于大龛旗之下，各社队围绕这五个大龛旗进朱雀、出玄武、穿白虎、绕青龙顺序排演长蛇卷地阵，渐卷渐紧，最后于中央卷成一团，然后再向外脱壳，渐次展开，各归各龛旗之下，仍变为五个

小队，相向敲锣打鼓，奏乐而散。这也含着练习武事的意思，散时已日落西山矣。

与铁门龙王庙有关的，还有祈雨。我家乡如久旱不雨，各村社众就将龙王偶像（小木像）从庙中抬到泉水边，让太阳晒他；同时人戴柳圈于头，也陪着龙王晒太阳。如再不下雨，则群去老庙沟（在涪池县山中，传说为五龙王修炼处）取一瓶水，带回龙王庙，供在神龛上，轮班跪香，昼夜不停者三五日。如还不下雨，则发“马脚”（念咒使人发狂，手执麻鞭，驱旱唤雨）问之，再过几天仍不下雨，则委罪于天，归咎于命，别无他法，听命而已。60年前，水利不兴，交通不便，一遇灾年，人多饿死。1877年晋南豫西旱灾，待救济粮到时，人已多饿死了。

二、乞丐生活

清末，因天灾和统治者的压迫及吃喝嫖赌、吸鸦片烟而倾家荡产流为乞丐者，为数甚多。他们大别为两种，一种是零散性的临时乞丐，是由于年景歉收或春荒，家中没吃的，临时出来乞讨，暂度困难，一到农忙，仍回家做农事生产。这类乞丐是趁饭时挨门乞讨食物，互相间也没有联系。一种是长期的职业性乞丐，这一类是有组织而且有头领的，头领名曰竿头。一个地方范围内的职业性乞丐都要受这个地区竿头的管辖，如有远处新来的乞丐，须先到竿头处拜门报到，然后才能随众乞讨。这些乞丐日常乞讨所得的钱物，须对竿头有一定的报效；在某一乞丐有病不能乞讨或有特殊困难时，竿头可指定别的乞丐对他加以帮助。

在城镇集市或迎神赛会的场合，就更能看出他们的组织性和活动情形。大概在上午八九点钟，他们就陆续集合在集市或会场附近的偏僻处。竿头到后，对众乞丐点头并打招呼说上一两句话：“都到齐了吗？”或“兄弟们辛辛苦苦！”然后竿头就按实地情形分配乞讨的路线。大约十点钟左右开始进入市场，竿头手里拉着一条枣木棍先行，众丐后跟，进入集市或会场后，就按预先分配好的路线分开，各去乞讨。老弱妇孺在最前，提着筐篮，主要是乞讨食物，给钱当然更欢迎。瞎子和患其他残疾的乞丐到得最晚，乡约地保替他们敛钱分给他们。带花抹粉唱花相的称为乞丐的贱行，他们挨着摊铺，打着竹板，见景生情地唱，先唱好听的吉利话，如摊铺不给钱，就慢慢地改唱坏的，甚至于带着讽刺或骂人的话，虽是软要，而软中带硬，终须满足他才去。打破的（用砖向自己身上前后拍打）和开刀的（用刀将自己面部划破流血）粗声喊叫要钱的称为“红叫行”，他们硬要，非给不行。如果有某个摊子或铺面一钱不给，乞丐们就很快聚集在他那里大声叫嚷谩骂，搅乱他的营生，最后乡约地保出来说话，还得多给钱才散。

遇着有钱人家办理婚丧大事，他们的消息最快。要是喜事，竿头领着群丐恭送红布一条、鞭炮一盆，表示道贺；要是丧事，则送纸牒，表示哀悼。等到日暮客散，群丐就齐集办事者门首，索讨酒席残余，饱食而散；如残食不够，就得另外给些零钱，还得对他们说些好话。如遇到富而不仁的吝啬人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在竿头的指使下用尽各种方法污辱损害之以为报复，以显示他们的力量。

乞丐们多数是住在破庙或无人居住的破屋里，如在夏天，大树底下也是他们的住处。在他们的住所，除了用破锅瓦盆之类炊具加热要来的残羹剩饭之外，其余时间便是睡觉、闲聊、笑骂。也有的赌钱和吸鸦片。当时社会上鸦片盛行，他们也能乞讨到烟灰，有嗜好者在乞讨

之余也就过起烟瘾了。由于他们习惯了这种不劳而食的生活，所以再也不想干什么正经工作。俗话说：“讨过三年饭，让做皇帝都不干。”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在他们中间流行着不少顺口溜，如：“不求富，不贪贵，不向皇上叩头跪。”“不交税，不纳粮，不犯王法任徜徉。”“念啥书，耕啥田，人生不过几十年。”“得自由，且自由，不给儿孙作马牛。”“人生不过梦一场，为谁辛苦为谁忙？富有四海皇天子，也得空手见阎王。”从这类歌词里可看出乞丐们的思想状况。

当时还有一种读书未成而又不愿躬亲劳动生产、终于流人乞丐一行的所谓文丐，他们穿着破旧长衫，表示不失“斯文”的样子，在人家门前题诗写字出谜语出对联，借博主人一笑，求得三五文制钱。知识稍微高一点的，专走乡村私塾，以难认的冷字或难对的对联，与私塾先生为难，私塾先生怕打了自己的饭碗，就忍痛给他二三百文钱，偷偷打发他走；有时被学生的家长知道，误认为高才，留酒留饭，临走还送点路费。这一种可算是高等文丐了。

我幼时曾听得有某乞丐《绝命词》一律云：“身世浑如水上鸥，兴来持杖过南洲。饭囊凝露霜残月，歌板临风唱悲秋。两脚踏翻尘世路，一肩担尽古今愁。而今不吃嗟来食，黄犬何须吠未休。”这首诗作的还不俗气，或者是一个落魄文人流为乞丐，深体个中滋味，临危所作，亦未可知。

三、 辮 子

满族入主关内，下令难发结辮。汉族人民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道理，不肯接受，为此不知有多少人丧生。嗣后，经过清王朝 200 多年的统治，至清末，除了和尚剃光头、道士挽发而外，社会上所有男子全部梳了辮子，已经相习成风了。

男孩差不多在 5 岁前头发还未长时，梳留短结。5 岁以后便慢慢扎起小辮，10 岁以后就大致梳成辮子了。梳辮子是将头上中心部分的头发梳拢起来编成辮子，其下圈一周的头发都要剃去。辮子一般分三股编成，也有很少的人分五股编成。讲究一点或不太忙的人差不多每天早起后要梳一回辮子，劳动人民至少三天也得重新梳编一回，因为时间太长就不易梳开了。辮子编成后，用黑色线子作头绳，序于辮梢中扎紧，下留三个穗子，垂过腿弯以下，才算好看。年轻人编辮子讲究松三横或松五横，即在辮根应该编三道或五道而不编，将它松散下来，认为这样潇洒美观又容易盘挽。有些爱漂亮的青年梳发编辮时，还润以桂花油或刨花水，以增加光彩。

干活或者与人打架，必须先将要辮子盘在头上，因为怕它妨碍工作，更怕被对方抓住，那就失去抵抗力了。所以劳动人民常把辮子盘在头上，另用长手巾扎紧。军人则用黑色包巾扎紧，在顶上挽一个结，以壮观瞻。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辮子缠于脖颈，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辮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髮髻（假发）或加梭线（黑丝线）以壮其形态。

乡下没有剃头铺，剃头匠挑着剃头担子到处转。担子一头是一个圆火炉，上坐铜锅，炉旁树立木竿，上横一板，挂一直布，用以搓磨剃刀，名曰“待诏”。担子另一端是一条小木长凳。遇有剃头者，即请他坐于凳上，以炉火烧水于铜锅内，先洗后剃，并代梳编辮子。据传说，清初下辮发命令，悬于木竿之上，剃头匠对蓄满发而不辮者，有权强迫剃之，传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故后世剃头匠的担子一头仍竖木竿，以为标志。

那时，剃头刮脸梳辫子一套，成年人需 20 文制钱，小孩减半。当时风俗，差不多 40 多岁以下的人一般不留胡子，如有留者则长辈视为不敬，辄遭斥责。50 岁以上可留八字胡，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才准留海底胡（即下颏和腮边留胡）。

当时官吏士绅之流讲究发贵少而长，盖取“贵人头上不顶重发”（“重法”之谐音）之意，并以辫梢垂过臀部为雅。老年人发多脱秃，只剩下很稀少的几根，也勉强地辫起来，辫梢上系着较长的辫绳，下吊三穗，名曰“三大金旦”。

清初强迫编发编辫，严刑峻法以推行之，过了几十年才普遍实行。及辛亥革命后，倡导剪辫子，当时有哭者，有逃避者，推行亦不易，直至民国十余年，乡下还有不少留辫子者。又如放脚，提倡 30 年，还有内穿绣鞋外套大鞋之事，可见积习之难改也。（陈子坚整理）

1963 年

香港遗老、绅商的婚丧旧俗

陈 谦

婚丧旧俗，广东省人与外省人有所不同。香港居民粤籍者居大多数，故一切旧俗多与广州相同。只遗老们的籍贯是番禺或南海的捕房人有时仍采用外江俗例。

（一）婚礼旧俗

俗语说：“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辛亥革命后，寓居香港的遗老们仍认为儿女婚嫁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让儿女自由。如苏志纲的第二子曾德与曹受坤的长女结婚，是由俞叔文居间介绍，苏志纲的第三子曾懿与陈伯陶之女结婚，虽然两家儿女都在香港大学肄业，有同学关系，但仍须由赖际熙介绍。苏家、陈家、曹家都是门当户对，结为姻亲，并不偶然。至于儿女长成，无亲友为之介绍对象，则每假手于媒婆。她们以撮合为业，只知迎合家长意图，绝不顾及男女双方的愿望，因此造成不少怨偶。这类婚姻，由媒人先送庚帖给男女两家，但俗例是男方为上门亲家，须由媒人先将女方庚帖（女的出生年月日时八字）并相片送往男家，若男方父母认为合式，乃将儿子的八字与女儿的八字一并交给占算者推算，看看有无刑克，是否宜男旺相，倘占算者认为吉利，于是将男方庚帖及儿子的相片，一并使媒人送给女家，女家亦经过推算后，初步同意，媒人乃进一步为两家儿女相攸（俗称相睇）。在清代末年，男女相攸大率假相熟亲戚的家庭内厅为多，两家父母率其儿女以探亲为名，暗暗会面。至民国后，两家父母率其儿女或在酒家预定雅座会面，或在戏院预购相邻座位指点认识，在广州真光公司和大新公司天台茶座，更是男女相攸的地点。在香港则先施公司天台或各游乐场所。但男女相攸只许遥望，不得交谈，不过是比之首肯稍进一步而已。倘相攸后，双方父母满意，而子女有所不愿，媒人每鼓其如簧之舌，说服儿女，使之就范。

经过相攸，进一步是男女双方须了解对方的三代产业和社交关系，于是各交换“访单”。“访单”内容是臚列祖宗三代的名字和最高的官銜职位，并及产业所在地。但最重要者是声明可以向某家人和某商行了解。“访单”由媒人分别送交男方女方，倘双方无甚意见，于是双方提出“相（去声）家宅”，即是男家尊长往女家住宅看看，女家尊长往男家住宅看看。大率是看看门面厅事陈设，殊无多大作用。

经过“相家宅”后，复进一步由男方使媒人往女家征询聘金、礼物、金猪等等。倘女家表示任由男家拿主意，男家对于女家的收奁亦不开口。但是女家往往视嫁女须隆重举行，讲求体面，辄多开列男家行聘食物（包括礼饼、海味、罐头、洋酒、色酒、京果、饼干等等）。于是男家又声言需要女家的收奁若干，因此构成了婚姻买卖，若女家多索聘金而少给收奁，则女儿嫁到大家，往往为翁姑所虐待，视同奴婢，终身受苦，无由摆脱。往时香港一般而论，男家多表示清高，女家不谈聘金礼物，男家不说到收奁，只求双方“出得你家，入得我们”。

经过协商后，双方都无问题，男家即请媒人到女家通知行聘，广东人称为“送利市”。

1. “送利市”——“送利市”与古代仪礼所说“士昏礼”的六礼中“纳采”相等。男家择定日期，于该日清晨，主婚人率儿子，燃香烛，陈礼物，祭告祖先，然后使其儿子向家内长辈一一行礼。始命媒人率同家里仆役肩挑礼物送予女家。在广州礼物多数是纸箱饼——合，火鸭一合，色酒一合，生果一合。加上金或银首饰一件为信。用全帖具名，以示隆重。女家接受礼物后，回姑爷裤料及大发松糕，仍颂原来的工人挑返。至媒人在送利市时，男女家都要封“冰人大吉”一封，以酬媒人撮合之劳。但男家所送要比女家多一倍。女家收到男家礼物后，女家的主婚人亦如男家的祭告祖先，但闺女畏羞，事前每隐瞒不使知之。在香港的遗老们，为儿子成家送利市竟尚奢华，不用纸箱饼而用礼饼，由4合增至8合或12合不等。礼饼除了龙凤饼外，更有各色酥饼。首饰则多用金制的石榴，以取吉兆。至女家回答茶礼，除了大发松糕外，更有通堆金钱（油炸品）等。男女家所得的礼饼、茶礼，分送本家的亲友。

2. “借时”——“借时”与古代六礼中的“问名”相似。经过“送利市”后，男女家名义已定。但男方家庭未能摆脱封建迷信观念，恐女方将女的生辰八字有所篡改，并查询女子的行经时日，以便避吉择日，俗称“借时”。在广州不过由媒人率同男方的女仆以双隔篮盛果饼，具男家主婚人的单帖，送往女家。由女家再将庚帖写正女子的生辰八字，并将女子行经日期告知媒人便了。但在香港又多用4合一担，有饼（不用礼饼）、生果、火鸭、猪肉等。媒人照例向男、女家收取利市。

3. “送日”——“送日”即古代六礼中的“请期”，但古礼在“纳吉”、“纳征”之后，经过“借时”后，由男方请占算者择定某日行聘礼，某日某时迎亲，将日辰吉章以红柬书写，送于女家（实则日辰已预得女方的同意）。这时亦备办礼物，在广州，是用饼、火鸭、生果、色酒4合。在香港，又多用礼饼4合（龙饼、凤饼、红绶、白绶等），另火鸭、猪肉、色酒、生果4合，共成8合。由媒人偕同男家工人送往。女家收受礼物后，回“敬邀台命”的红柬，使媒人交于男家。由于男家用礼饼，所以女家又回大发松糕茶礼。媒人亦向双方收取利市。

4. “文定”、“大礼”——“文定”是古礼的“纳吉”，“大礼”是古礼的“纳征”，有分别举行，或一并举行者。我所见多是一次举行，据说是为了“礼仪从简”，惟“礼书”仍用两函，与亲迎的“迎书”合成三书。“礼书”有一定的行款，以红纸描金间行制成，旧时由佛山纸店专造，除本省外，更外销港澳南洋各埠。这次过礼，是用食箱，雇请仪仗店伙役送往。在广州，大约多用食箱20抬。在香港则竞斗豪华，过礼食箱有多用至60抬，最少亦用16抬。每个食箱分为上下两层，每层载红色大漆合二个，以二伙役抬之，如果用40抬，伙役便需八九十人，浩浩荡荡，穿街过巷，以达女家，俗称“过礼”。其中第一架的食箱，是安放礼书合（从仪仗店租用）载龙凤礼书、庚谱、主婚人全帖等。礼书男家称为“鸾笺”，女家称为“凤柬”，食箱内载大红漆方合4个，一个是载聘金（以金箔厚纸糊成金银锭子共计10锭），以玻璃合盛之（由仪仗店借用）；一个是载聘礼的饰物（珍珠、钻石、玉器、黄金镶制的钗环钏链等），盛以玻璃锦合（多则10余件，少亦6件左右）；一个盛载新娘褂裙，顾绣团花钉金银线 and 衬褂的大内衣（富者是春、夏、秋、冬各一套，中等人家是冬、夏各一套，普通是冬衣裙一套）；其余一合是载清代的铜钱，以红线穿扎，大约1000枚左右，预备女家悬挂于盆桔上，称为花钱。又供新娘上头用的利市12函和胭脂水粉、红头绳等等。此外尚载有送给新娘的兄弟用的鞋若干对，俗称“舅爷鞋”，那时仪仗店称为“头盆合”，比较贵重，由店内派出专人

负责护送。其余食箱，大约载礼饼七成，若用食箱40架，则礼饼需要110余合，每合载12斤半（即50个），合计须1400斤左右。礼饼种类除了龙饼、凤饼外有各式酥饼，如红绫（豆沙）、白绫（五仁）、黄绫（豆蓉）、莲蓉、枣蓉、叉烧、蚝豉等等。但女家是南海西樵人氏又须多备西樵大饼，中山人氏则多备杏仁饼，潮州人氏则多备老婆饼。其余食箱，分载海味（鱼翅、鱼肚、鲍鱼、海参、大虾、蚝豉、鱿鱼、墨鱼等）、烧烤（烧鹅、烧鸡、烧鸭、烧白鸽）、糖果（莲子、莲蓉、蜜枣、金桔）、京果（瓜子、核桃、桂圆、枝元）、杂合（槟榔、青菊、花椰、大椰、红鸡蛋、片糖、糯米粉、芝麻、茶叶等）。此外尚有猪腿、羊腿、金华火腿等，关冕钧之子与梁士诒之女结婚，过大礼时除用礼饼、中式糖果外，并用英国名厂罐头饼干和巧克力合装糖。若女家主婚是酒徒、烟客，则又用法国白兰地酒、吕宋烟、三炮台罐烟等等，赖际熙的女儿结婚，过大礼时亲家常送白兰地酒6箱至10箱。除了食箱外，又用四鹅、八鸡，以仪仗店制定的鹅笼载之，分作二担。色酒8埕至12埕。至于女家如尚有祖母者，又须另备“太婆饼”和其他礼物。总之，过大礼的物品，除了饰物衣服外，礼饼、杂物等等，靡费极巨，有人讥为“变相的身价”。

在过大礼之日，男方将礼物摆列于祖先神位前，由主婚人率同新郎备香烛告祖，然后新郎向尊长行礼。同时主家又请各亲友参加观礼，他们又纷纷备礼为贺（礼物是烧鸭、猪肉、酒、饼、生果之类），但新郎的外公、外婆及舅父母等，送贺礼更须体面，又封“鹅酒金”一百数十元不等。在过大礼时，须封“冰人大吉”给媒人，并雇肩舆代步使之先行领路。又因过大礼仪文繁琐，主家恐有遗漏而被女方怪责，因又雇用堂倌（惯于在封建衙署及官僚的大厅执役的人），使之相礼。聘礼至女家时，堂倌先“打千”递帖，恭贺女家主婚人，女家须封回“旌使大吉”（旌使是代表主人先行的意思）及其他利市。除了堂倌外，男方又派主妇雇用的近身女工，随同至女家，向亲家奶奶递槟榔合贺喜，称为“亲家妈”。女家亦要封回利市。

女家收到男家的聘礼后，主婚人亦备香烛拜祖先，并集亲朋观赏，然后将“风束”、庚谱、全帖等回于礼书合内，又将头盆合的“聘金”红纸签撕去，换贴“书金”红纸签。再将预送姑爷穿著的礼服（唐装长衣、马褂或西装绒大衣、裤）或成衣或衣料放在另一个头盆合内，女家的表示体面者，又送回男方主婚人衣料或裙料。至于收受礼饼，回敬茶礼，如大发松糕、糕盏、鸡蛋糕、牛腩、金钱、通堆、油堆、麻通、米通、粽子、状元饼、花生山、榄仁山等等，但必须备生姜、芋艿以取吉利。回礼至多是礼饼食箱数目的六成至七成。回礼返至男家时，女方亦有用堂倌递帖、亲家妈递槟榔合随行的，男家亦要一封回利市。至女家封媒人的“冰人大吉”，可以照男家所封减半。男家收到回礼，主婚人又将之供祖。礼仪隆重。

在辛亥革命前的龙凤礼书，对亲家方面每每尊称官阶，在礼书首页称谓，冠以“大列侯”、“大公祖”某某亲家字样，但在辛亥后，统统以“大德望”相称。广东人所用的礼书，全幅分为6页，每页5行，每页的中行必须拾写。由于全函字数多，须请文人书写，而且须用骈四偶六的文章。但铺属人所用的礼书，与广东本地人所用者有所不同。虽然仍是6页，但第三、四、五、六页男家是用红纸，女家是用绿纸，并不印行，所以书写方式，除首页称谓相同外，第二页男家只在第二行低一格写“敬求”二字，第三行高一格写“俞允”二字。女家则改为“恭承台命”。第三、四、五、六页则男女都是每页二字写“鑫斯衍庆，麟趾呈祥”共8字。男女家双方的礼书，在香港具有法律作用，因为婚姻诉讼，法官审断常以礼书为准。

在男家过大礼时，须与仪仗店订明人伕工银外，并包人伕利市及折食（工钱外的打赏），

以红柬写清楚“一切人伙工食利市均已支给，无庸再付”，通知女家。但那时人伙的头人在男家起礼时和在女家回礼时都要求双方各给利市，谓之“欢喜钱”，多少视男女家的排场而有所不同。男家双方各收到礼物外，即将礼饼或茶礼分别致送各亲友。送时又为自己体面起见，不自具名，而以堂名及家人名义书就报喜条报告亲友。在过大礼后，男女家双方的亲友都纷纷送礼。贺结婚的礼品，以喜幛、喜对、牛烛、鞭炮为多，亦有封喜仪、贺仪者，贺嫁女的礼品，则形形色式，名为添妆，难以尽举。

5. “送奁”——“送奁”俗谓“搬嫁妆”，在迎亲的前一天或两天（大约妆奁多者早两天，通常是在前一天），女家将妆奁送至男家。遗老及富商都是铺张奢侈，讲体面，讲排场。豪门送奁，更以大灯笼书明“×府送奁”或“×府双喜”，鸣锣开道，鼓乐喧天，穿街过巷，绕道送至男家。送奁时先向仪仗店雇用人伙，将所有妆奁逐一逐一分别以红绳牢缚，或置于下柜（用以承载物品，形同方桌）上，或以食箱盛载，或抬或担，排列成行，惹得途人仁看。俗语说“嫁女事情多”，因为嫁女的妆奁，几乎等于整个家庭的用品。如厅房家什，床上用品，衣服箱柜，厨房用具，便溺洁具，应有尽有。在广州，男家常以女家妆奁有几厅几房相夸耀。在香港则除红木厅面桌椅外还有柚木西式家什。但是离香港的遗老们对于媳妇妆奁，不甚注意于厅面桌椅陈设，而是注意妆奁中的香案锡器，有大大多高者。送奁时，女家将所有妆奁，分门别类，书于“奁仪录”内（“奁仪录”以绫裱面，首2页是酒金红纸，其余每页都是红纸印金色间行），首2页通常书“荆钗裙布”或“荆布家风”4字，分2页写，它的分类，是锡器、银器、家什、顾绣、玻璃、漆器、花瓶、镜屏、时钟、箱笼、床铺被褥、卫生洁具，以致谷箩、米箩、食箱、刀剪、秤尺等等。豪富之家更有屋架、田契及当押招牌，一并视作妆奁者。亦有登明“侍婢随行”，伴同新娘出阁者。但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香港一些人的聘礼和送奁有所改变，女家不需男家过大礼，男家亦不需女家送妆奁。女家送往男家者，只是女儿所用的衣箱及床上的帐被褥枕，其余厅房家什，一切由男家自办。又有认为最简便者，男家送礼饼金，女家回以妆奁金。如香港从前的大律师何启，他的儿子何兆乾和先施公司司理马应彪的侄女结婚，何家送礼饼金2000元，马家回妆奁金4000元。何家洋洋得意，认为有利。又如前清翰林编修赖际熙的女儿和广东省银行行长邹敏初的儿子结婚，邹家送港币5万元作为聘金，赖家即尽用之备办妆奁，较为省事。

女家送奁亦请媒人乘肩舆先行，封“冰人大吉”，男家亦要封给媒人，但女家所给银数要倍于男家。在妆奁多者，亦常雇用堂信递帖相礼，男家亦须封回“旌使大吉”及其他利市。同时女家亦派亲家妈至男家向主婚奶奶递槟榔合致敬，亦须封回利市。送奁所用的人伙，由仪仗店雇用，女家亦须先与仪仗店订明“一切人伙工资利市折食等统包齐”，以红柬通知男家。送奁时，女家雇有大妗（外省人称为喜娘）照料，豪门有用至8名，普通亦4名。其中一名称大头，是大妗的头目，专为新娘戴凤冠梳头者；一名为近身，是专为新娘管理首饰钱银衣服；一名是打杂，是专为新娘管理一切杂物并穿衣脱衣者；其他则是在新娘叩拜祖先谒见翁姑，捧茶执巾，帮助一切。大妗在新娘三朝回门后，即便解雇，但近身打杂则视新婆家的经济怎样而决去留，有由母家雇用一年或半年者。送奁时，男家须给大妗利市，多少视主家体面，那时在香港普通人家，每一大妗须给利市2元以上。

送奁时，女家若用鼓乐，男家亦须预准鼓乐迎接，视为双方体面。至人伙的头人，亦多向男家索取“欢喜钱”，有多至一二百元者。在堂信递帖后，男家指定人员，一一过目，照查

仪录所开列的点收，然后以红柬书“敬贻厚奩”4字，另备名帖交堂信送返女家。但新娘所用的镜奁，在送夜时揭开镜子，至男家则由大妗请新郎阖之，即须给大妗以“阖镜利市”。新娘所用的大衣箱，异至男家，大妗请主婚奶奶启视，再行加锁，名为松笼，亦须给大妗以“松笼利市”。主婚奶奶松笼后，由大妗将女家预办好的裙料或裤料送给她，又须再封利市。总之，旧婚礼的办嫁妆，无非是封建残余的庸俗思想，导致女儿向父母争取妆奁和姊妹比较嫁时妆奁的多少精粗美恶。其甚者引起男家对女家的妆奁加以挑剔，产生恶感。又或女儿的父母为备办妆奁而负债累产，亦所常见。

6. “迎亲”——由古礼的“亲迎”改变而来。在香港亦如广州的豪绅大族在屋门外搭彩棚（须往工务司申请），雇鼓乐，悬大灯笼，挂彩门（仪仗店包办），贴门联，列时花，布置一新。更有向警察署申请派警察人员保卫（雇印差，那时每天以三更计，每更9元，一天共27元；华差亦以三更计，每更6元，一天共18元）。在20年代电气化新兴，男家有用电灯砌成“×府迎亲”四个大字，中间衬挂双喜；女家则用电灯砌成“之子于归”四个大字，中间亦悬挂双喜，称为“摆火”。迎亲之日，男家的客厅，满挂喜幛、贺联，陈列亲朋所送的金银器，所有桌椅都铺设台帷椅披红垫。女家的客厅亦张灯结彩，披上节日的新装。

在迎亲日的早晨，先使占算者为之择定良时，男女两家的主婚人于这时各为新郎、新娘上头（即古之冠、笄礼），在豪门常雇用堂信、大妗，男为之穿衣加冠，女为之穿衣装扮，指导一切礼节。又备鼓乐（拜祖祖先及上头时奏乐）。但为新郎、新娘上头，要父母双存者。倘父母有一不在堂，则请好命的戚友代替。其后，男女多已剪发，上头礼节有省去者。

在迎亲时，香港遗老之家，每具主婚人全帖，请科举中人作大媒，乘舆先行。媒人则称为行媒，行在大媒之后。但广州人士则只请媒人乘舆为导。那时婚礼的繁文缛节，记不胜记，一切都听堂信指挥。迎亲时，男家有雇用堂信4—6人者（在迎亲时，堂信2人随仪仗在花轿前挑伞灯，2人挑宫灯，其余在客厅接帖送亲客等），女家亦雇用堂信2人送女，使随花轿之后挑伞灯、花轿抵达男家，女家堂信即递帖贺喜，并指导新娘的兄弟送轿的礼节。又在迎亲时，男女两家亦各派“亲家妈”献槟榔致敬。豪门更在仪仗店雇有“接嫁妈”二人穿著褂裙，涂脂抹粉，大摇大摆，随同仪仗乐队步行齐往女家，为男家迎接新娘。

寓居香港的遗老，为儿迎娶，有些更采用封建时代的形式“牵羊为礼”，雇用仪仗店的人伙牵着簪花挂红的黄羊或黑羊（不用山羊）一头先行，送于女家。亦有不用羊而代以鹅，置于亭亭中致送女家。迎亲的仪仗，在富有人家，先是大灯笼2对（一对书×府迎亲，一对书×府双喜），继之是旗头锣、飞报马、翠头牌1个、翠高照1对、翠波牌4个（晚间改用翠高灯，中有烛台，点燃牛烛），翠大旗4面，翠连旗1面，翠引采1面，翠角亭4座，翠方亭4座，另加钱狮1座，鳌鱼1座，龙香1座，响鞭1座。中间插以靛色、马色、地色。若遗老的家庭，曾出作大官显宦者，又常采用高脚牌、大执事、八宝等等，然后以手锣伞扇行在花轿之前。在一系列的仪仗中，又插以童子八音、将军乐、丝竹细乐、马务吹等，一路吹吹打打，迂回绕道，由男家而至女家。他们采用彩轿，必订明要头号者（即仪仗店新粉饰的花轿），以八人舁之，加上红约纱的轿红，搭于轿顶，随风飘展。若遗老是铺属人士，则采用红缎钉金官轿，亦加上红约纱的轿红，以八人舁之。其后，仪仗店采用干电池，无论彩轿、官轿的四周都装上五色的小灯泡，名为“电灯花轿”，更为夺目。

在迎亲时，男家须具迎书（与聘礼所用的礼书相同）和全帖二份（一是主婚人的，写法

是忝姻家第×××顿首拜。另一个是新郎的，写法是门婿×××顿首拜），礼物有鞭炮、红烛、鹅等。新娘坐花轿时所穿的礼服、首帕是以红绿羽纱为之，向仪仗店租用（在男家换装后，即交回仪仗店）。花轿到了女家，那时新娘的亲属姊妹及女伴等，每联合成群出而拦门，不允许媒人入门。经过一番戏弄后，使到媒人难堪，才由新娘的母亲或其尊长出而劝解，给以相当的“拦门利市”，作为新娘婚后首次回娘家小住的夜宵或看戏开支，才允放行。媒人登堂后，又由堂馆递帖贺喜致词，亲家妈递槟榔盒致敬，接嫁妈请接新娘，各司其事，纷纷扰扰。在男家迎亲所租用的仪仗，雇用人伙，亦须向仪仗店订明包工资、折食、利市等，以红柬写明，送于女家。女家接到礼物，点收礼物，即将龙香、响糖一部分高置神楼（香港屋是绝少有神楼，不过在长台上，置一红木架代替），拜告祖先。继而仪仗店的人伙头人及抬花轿者，群向女家索取“欢喜钱”打赏。又仪仗中备有马色、瓢色、地色者，都入女家厅中向主婚贺喜，由女家按名给以利市。最后由女家封妥“冰人大吉”、“旌使大吉”、“亲家妈利市”等，分别送给有关的人。总之，一切利市都视体面排场，多少各有不同。

迎亲时所用的“龙香”，是向纸扎店定制。以竹为架，糊以彩纸，四周满砌纸花公仔，中有风车。以风车能自旋转及公仔为蜡头或纸道制者而异其价。那时龙香一座有需价百元以上者。“响糖”，由茶楼及茶礼店定制，以糖类捏成人物和其他，配以纸旗，上书“汾阳王府”，作郭子仪祝寿状。以多至144件者为贵，价格亦常至百元。女家收到“龙香”、“响糖”后，又将“龙香”的公仔及“响糖”的人物，分别送给亲友。

那时新娘乘花轿至夫家，有早轿、晏轿之别。在遗老家庭多喜采用早轿，清晨即命仪仗、鼓乐前往女家迎娶。抵达女家后，递帖、递槟榔盒等手续纔已毕，即由相礼者（多是堂馆）以南方官话（桂林话）高唱“良时已到，请、请、请，请新娘早登宝轿”。于是鼓乐催妆，三催三请，又由相礼者再唱吉语，即由大妗扶新娘登舆而往男家。抵达男家不过午时，从容行礼，尚可回门（返娘家），男家备有礼物红帖、金猪等等，只用花轿，不用灯笼仪仗，至傍晚又返男家，便算婚礼完毕。这本来较为简便，但市于庸俗之见，以为不够热闹，所以在香港的绅商娶媳多不用之。若晏轿，在男家起轿时纔已将午，抵达女家，必在午后1时左右，待吉时已届，才鼓乐催妆（不用相礼者），三催三请，大妗即在房间，为新娘装扮毕，由大头负之出厅，谒祖先，向父母及亲属辞行。新娘哭哭啼啼，女家亲属亦含泪相送，演奏鼓乐，大头又负之登上花轿，家里即鸣鞭炮志喜。新娘登舆后，仪仗成行，吹吹打打，沿直路而至男家。但“龙香”下柜换上金桔一盆，贴上“满堂吉庆”红纸条，桔枝又悬挂花钱（在行聘时，男家送往女家的制钱）多串，以取“百子千孙”之兆。随花轿而跟往男家者，既有堂馆、大妗、亲家妈等，复有各亲属的送轿女仆，手持双隔篮盛果饼往男家为敬，名为“送亲”。香港豪门大家嫁女，“送亲”的女仆常有数十成群，至男家后，挤满一堂者。在古礼本是父亲送女出门，但后来都是由新娘的幼弟或侄辈相送。乘小轿随花轿后，而至男家。豪门送女，亦有用鼓乐者。（送亲的舅爷或侄少，都不下轿，待新郎向之行礼致谢，他们咨礼，即复乘舆而去。）

新娘花轿起行后，女家急急忙忙走捷径奔告男家，于×时抵达（在香港常有有用电话通知者）。这是由于封建迷信，新娘花轿必须在男家喜酌散席后抵达，纔未散席而花轿临门，名为“撞席”，于主家不利。花轿到后，媒人入门，回报主婚贺喜，又经过堂馆递帖、亲家妈献槟榔盒，以及亲属送嫁的女仆献礼品后，由男家分别送给“冰人大吉”、“旌使大吉”、“亲家妈利市”及送嫁女仆的利市等等，大妗则请新郎（姑爷）接轿。那时俗例，新郎的兄弟亲友又

有将新郎暗藏别室，而使大妗多方寻觅，借以向女家索取食物者。但女家如果付出“拦门利市”，则男家亲友的需索亦由男家在娶新妇后的三朝或四朝晚上开支夜宵，不烦女家破费。经过一段时间，大妗请得新郎。于是鼓乐齐鸣，新郎由堂馆陪同下，出门向花轿门行三揖礼，名为“男下女”，俗称“踢轿门”。又由堂馆陪同入厅，先在左方内立。在抬轿人伏开了轿门，新妇由大妗负之出，入厅在右方内立。于是鼓乐交响，鞭炮齐鸣。继而新郎在堂馆指引下、新娘在大妗指引下，拜天地，拜雁（象征性入造的翠雁，以玻璃箱装载，在仗仗店借用），以及夫妇交拜，经过一番烦琐的礼节，而迎亲之礼完毕。

随后由大妗负新娘入新房，新郎的兄弟辈纷纷抢夺新娘的头帕。新娘入新房后，即紧闭房门，由大妗为之装扮，换去乘花轿的服装，转为凤冠霞帔的清装（凤冠等由女家租用，头号新的租金常至百数十元），装扮已毕，大妗乃扶新娘出大厅，预备主婚人为新郎新娘行合卺礼。设方桌于厅的正中，正面排列公座椅二，两旁分别排列二椅。新郎新娘分左右坐于公座椅上，而主婚人着伴郎（陪吃暖堂饭的人）分别坐于两旁椅子作陪。肴饌备而不食，计有九簋。主要为鸡、烧肉、大虾、蚝豉、发菜、带子等。每一肴饌大妗都说些吉祥话，如虾则曰“哈哈大笑”，带子则曰“带子成群”等等，以博观礼者一笑。及酒过三行，新夫妇交杯饮酒后，鼓乐声喧，礼才完毕。合卺礼广州人称为“吃暖堂饭”。在方桌前，以锡高照高插龙凤礼烛，东西各一枝。由主婚者（若新郎的父母不双存，则请亲友的好命多子孙者）夫妇二人同点龙凤烛，以烛不泻油同时燃尽为最好。但烛长尺许，烧尽需时，于是主婚者又派专人守烛。在那时俗例，新夫妇合卺时，更须将在迎亲时女家送来的盘栳并置于方桌前端，由主婚者以及戚友纷纷为新郎新娘题四句祝福。题句庸俗，不外举家齐眉、百年偕老而子孙众多的意义而已。经过一番纷扰，由新郎的亲属着晚一辈的人手提纱灯作前导，送新夫妇入新房。但新郎入房后，须给大妗利市多封，如升冠脱靴（那时易穿鞋）等，不眠封建残余色彩。而且利市添而又添，新郎入房利市，大约每一个大妗须10元以上。因此有些人家，男方要求女方不必多用大妗。

7. “谒祖”——古称“庙见”。迎亲的第二天早晨，大妗即唤新夫妇起床。盥漱后，大妗为新娘装扮，与新郎双双出厅谒祖。雇有鼓乐者，又吹吹打打。谒祖后，由主婚人给“谒祖大吉”与新夫妇。给与新娘者，豪门常用金币或饰物等。这日早晨女家又将煮好的猪肉粥送往男家，由大妗分献姑爷的家属。是日午饭，女家又送饭菜往男家，使新夫妇在房内进食，俗称“撑脚”。那时俗例，新妇未经男家择日“待饭”（即翁姑为新妇设宴），不能与夫家的亲属同吃，每日饭菜，由女家专入送往。

在这日的上午，新娘的兄弟相率乘舆至男家问安。由堂馆通帖，新郎及知客（主家请帮忙招待客人）出门迎接，有鼓乐者即奏乐。经过谒见男家的尊长后，入新房小坐，名为“探房”。男家主婚人须送回谒祖利市及扇金、轿金等。由于男家不留饭，使堂馆将席单送去女家给“探房”的舅爷。席单通常是八大八小，鱼翅、燕窝等。

8. “拜堂”——新妇叩见翁姑之礼。通常在迎亲第二日的午后。拜堂时，大厅平摆二公座椅，请男女主婚人上坐，新夫妇双双拜见。由堂馆指引新郎、大妗指引新娘一齐行礼。备鼓乐者，锣鼓齐鸣。堂馆大妗照例请主婚人训话，但主婚人多数说一些吉利话便了。继而大妗将新娘献给主婚人的荷包针黹、献给女主婚人的红色纱绣裙料送上，又将新娘献给“荷惠鞋”送与男家女眷。然后由主婚人给与新郎新娘利市。大约给新娘者厚于新郎，尤以女